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太阳月刊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红藏

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

太阳月刊

②

湘潭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五月号

牢狱的五月祭 (日本)林房雄作 林伯修译	三
小丰 平万	三五
批评的建设 钱杏邨	六三
警钟 冯宪章	八四
苏联的戏剧 申东造	九二
盐务局长 孟超	九九
失业之后 刘一梦	一三三
在货车上 洪灵菲	一五九
出路 赵冷	一七一
冬天的春笑 (苏俄)爱莲堡著 华希理译	二一七
血与火 杜力夫	二二六
快苏醒哟 再华	二四一
编后 编者	二四五

六月号

废人 (苏联)塞甫琳娜作 林伯修译	二五三
-------------------	-----

停刊号

屎坑老鼠	甘茶	二八八
艺术与经济	钱杏邨	三〇二
路上	洪灵菲	三二二
恐怖	平万	三三八
争自由的波浪	絮絮	三五〇
小事情	祝秀侠	三五四
晨光在望	龚冰庐	三七三
夜话	蒋光慈	三七九
黄莺与秋蝉底传说	谷万川	四一〇
编后	编者	四一八
停刊宣言		四二三
到新写实主义之路	藏原惟人著 林伯修译	四二九
梦醒后	孟超	四四七
欢迎	甘茶	四七三
《动摇》	钱杏邨	四九三
伤逝	沈音明	五一三
一尺天	杨邨人	五二〇
匪徒的呐喊	冯宪章	五六二
诱惑	蒋光慈	五六七
编后	编者	六〇一

太陽月刊

五月號



太陽社編

1928



目 次

牢獄的五月祭(小說)	林伯修譯	1—21
小豐(小說)	平 萬	1—28
批評與建設(論文)	錢杏邨	1—21
警鐘(詩)	馮憲章	1—18
血鐘響了(畫)	迅 雷	
覺醒(畫)	一 榴	
蘇聯的戲劇(介紹)	申東造	1—7
鹽務局長(小說)	孟 超	1—34
失業之後(小說)	劉一夢	1—26
在貨車上(詩)	洪靈菲	1—12
出路(小說)	趙 冷	1—46
冬天的春笑(小說)	華希理譯	1—19
詩 選	杜力夫等	1—9
編 後	編 者	1—5



牢獄的五月祭

日本林房雄作

林伯修譯

一

暮晚一到來，獨身房就充滿着白光。從那三角形的水槽的蔭，苦的暗黑就湧將出來。牠把囚人的心針似的刺着。嗤嗤地撕着，好像現在就會斷的線似的，撕成細絲。真是百無聊奈。

○

我緊靠着窗櫺。把手指染着漸漸萎黃下去的鐵柵的夕陽，注視着牆的對過，劃着灰色的輪廓的裁判所的四角的屋頂。

到未決監以來，已經五個月。——已經是五個月了。

好好睡在組合的本部裏，被打醒轉來，嘩拉的被扣上了手銬的，是欲忘不能夠的去年的十二月末。——向後一星期就是叫做耶穌降誕節那一日。

那是一個突然晴霽的早晨。

街上還有雪。在寢榻上聽到走着舖道的排雪車的鈴聲。窗光是透明着，空氣是罕有的澄爽着，到了現在還不會忘記。

沒有窗的摩托車的「刑事」同伴的旅行，繼續了幾個鐘頭之後，像無主的貨物似的，突然被抓擲了出來的，就是在這個 S 裁判所的鐵門前。鐵筋混合土的門，挨的一聲開了。積着雪的空虛的獄庭和「看守」的鬍子，都呈現出來了。

暗黑的室隅放着蜘蛛似的背上剝得精光的體量計的小房裏，全被叫把衣服脫去。窗框還堆着雪。從那窗口吹進來的風把起了栗的皮膚撕裂着。給換了颯颯作聲的囚衣。剛把那掛在囚衣領上的記着「No.142.」的小牌授給我的時候，人事很好似的老看守，低着聲問：

『究竟爲了什麼啦：今天連這，像你這樣的小傢伙共湊十八人。』

『居然幹起來啦！』——我那時候這樣叫出來，終于被老看守慌慌張張地把嘴掩住。後來纔曉得，果然那一天政府的一齊檢舉的網把S市的勞動者的黨，組合和糾察隊，一網撈盡。在四十八個勞動者的領上，給掛上了黃銅的號牌。

在豫審訊問室儼然地遞過來的四四方方的紙片上，記着因「違反戰時維持令」的嫌疑而收監的趣旨。

從那時候起，獨身房的五個月繼續下來，重鎖似的繼續下來。

水槽的水凍乾了。窗際的雪消融了。牆上的知更鳥不來了。乳色的雲浮上窗框來了。裁判所的草地裏長出新芽來了。街坊的小孩子來草地頑着被看守趕逐出去了。花開了。又落盡了。月上來了。雜役的囚人在牆邊把 Cosmos (菊類) 的種子播下了。街坊的笛聲在吹着了。空氣帶着水的氣息了。——初夏來了。

獨身房的窗的節序的推移過于鮮明了，鮮明得劇烈地軋刺着囚人的心。加之，脚步很遲緩，壓迫的遲緩。但是，過去的月日，一回顧着就會悽惶悵惘起來。

檢事的訊問，簡直是一只無風帶的帆船。四十八名的未決囚，一月一次或二次至多三次，從獨身房被喚到檢事訊問室去。在那裏，塞責似的三四個鐘頭，消費在「違反戰時維持令」事件的訊問。

顯然是政府的高等政策在活動。亞美利加政府——莫爾幹政府，羅克佛勒政府——很高興的想參加世界大戰。很想將地球用普

羅列搭利亞特(Proletariat)的屍骸裝飾起來。因着要這樣幹，就不得不把普羅列搭利亞特的眼睛掩蔽起來，把他們的手足綑縛起來。把他們的「前衛」裝罐頭似的關入未決監的獨身房，再把「戰時維持令違反」的赤色商標緊貼上去！一經關起來，便把檢事的帆船駛入無風帶，非等到參戰運動從勞動街的角落裏把砲彈的食餌儘量蒐獵完了是不肯輕易放他們出到日光當中的了。

所以，我就頑然老不給開口。與其做他們的詭計的食餌，釀成洩漏同志的秘密的導火線，毋寧把頭顱碰碎于獨身房的牆壁，還勝一籌。

這樣的五個月就過去了。鐵鎖似的重得利害。以後這漆黑的鎖還該有幾個月的繼續呢？這是完全不能豫想。……

我把手指染着漸漸萎黃下去的太陽，緊靠住窗櫺站着。注睨着裁判所的屋頂，和關閉着

的檢事訊問室的窗，和那窗裏坐着的老滑的檢事，和背後操縱着檢事的鐵的線。——五個月！五個月！

剛在那個時候，低微而尖銳的斷音，從監房的壁隅傳入鼓膜來了。

『喀。喀。喀。』

喀。喀。喀……偷偷的，但是尖銳的，規則的斷音——這是同志傳來的通信。

我急跑離窗前，爬上帶着油臭的寢榻，鼠似的把耳朵聳貼到壁際。……喀。喀。喀……屏息着把斷音的次數翻成Alphabet(字母)。

『See No.52』

(看五十二號房！)

五十二號房！出了什麼事呢？我又從榻上跑到房門的監視窗口。

從縱一寸橫三寸的監視窗，透過鐵網，可以看見監房的幾分之一：在從天花板的曇玻璃射進來的夕陽裏鈍澀地發着光的鐵梯。樓上和樓下，像土窟中的聖人似的秩序井然的監房的

一列。暗青色的無光的鐵鑰。

我把眼睛靠近監視窗的一隅，看見了斜對過的五十二號房。房門開着。門前站着手拿記事簿的看守，和穿着純白的衣服的男子。——醫生！

『啊啊！又病倒了麼！』

五十二號房是同志哈地關在那裏。他是個造船工人，一個有着蒸汽鐵鏈似的壯旺的身體的男子。連那個壯旺的哈地，也給水蛇似的執拗的囚人病治倒了！醫生把半身伸入監房。打診的手和聽診器的對過，現出着無氣力地橫陳在鐵的寢室的胸毛。

『Now 13.』

（連這個共十三人。）

連這個共十三人！前天鐵工的約翰病倒了。再前旋盤工的比魯病倒了。再前……。因為長久的，無涯涘的禁錮，同志漸漸病倒下去。斷了水的「素曉盆」裏的植物似的一日一日的枯萎下去。不充分的光線，不流通的空氣，惡食

，和一日五分鐘的運動！

我把身體倒在睡榻上。像在手掌裏慘酷地掙扎着的小虫似的滾轉。把全身震搖着滾轉。

小孩子的時候，患着室扶斯曾經住過避疫病院。狹窄的公費的病榻上，每室六個患者在呻吟着。時時有醫生到來。握着脈，打診着胸部，用青和紅的鉛筆在棋盤格的表上記入熱度和脈搏。在熱度表上，六個生命，逐日地忽高起來忽低下去。時不時，六個之中，有一個消失了。將近死的時候，附着高高的鐵架的注射藥水的Frasca便會被搬進來。家人被喚了來。經過幾個鐘頭。須臾，經過瞬時的沉默。家人的哭聲嘩的聽到了。白色的屏風便在屍體的周圍圍繞着。

嘩！每一聽到那種悲慘的號泣的時候，同室的病人都像驀地墮到無底的深淵裏去了。都被吸進無底的恐怖和絕望的感覺裏去了。空虛的腦袋像Siren 似的嗡嗡的響起來了。像兩脚

老遠跑丟了似的疲憊不堪的感覺包浸着全身。

.....

到獨身房來已五個月。——從第三月末第四月初那時起，同志陸續病倒的消息，每次由壁的通信和主管的看守無意間的談話傳來了的時候，我便會想起那個避疫醫院的狹窄的病榻，想起住在同一病室的同病的患者的死的那一剎那。——連這個共十三人了！雖則躺在榻上，我的身體好像募地墮落在無底的暗黑的深淵。腦袋嗡嗡的響了。好像四肢落掉只賸着疲憊無力的身體留在那裏。

窗漆黑了。暗黑是苦的。——停歇電燈會來吧。就寢的鈴聲會在失眠的頭上響徹了吧。

二

天空晴朗着。

近午的光線把不動的黃銅板箴填在地板上。像鳥影似的黑點從地板上掠過。隨後就是晝

裏的獨身房的壓迫的單調。我把兩手支着頤坐在鎖着鎖的監獄椅子上面，追想着五個月前剛被收監的時候。

——碰的一聲背後的門關着了。窗很高。可怕的高。好像在山谷裏看見的天空一樣。四週一看，有張帶着油臭的寢榻，有漆黑的洗臉架，有三角形的水槽，有空着抽屜的桌子。

正在用着失了思考力變成蒸溜水似的腦筋注視着今後不能不在這裏送着若干歲月的冰冷的獄壁，突然有微溫的水滴滴落在指甲上來。媽媽的！——兩頰微動要發笑，但終于笑不出來。

入夜接連不斷的做了好些夢。首先出現的便是故鄉的母親。父，兄，妹，小學校的朋友。原始林。麥隴。蘋果的樹。組合的事務所。被殺了的同志的臉孔。——夢的走馬燈把通夜就寢的時間，視為已有的給蹂躪完了。不眠弄得頭腦嗡嗡的作響。

好像在和人類的生活絕無毫髮關係的森林的深處似的，或像被送到絕海的無人島裏而最後的便船的最後的可戀的纜解了的時候似的，無可奈何的孤獨之感繼續了好幾天。……

像這樣的事也有過。……兩手支着頤的中間，我那時候的牢獄的新娘氣分——就這樣比方吧，好像是不馴的孤獨的剛關到鐵籠裏的野鳥。咀嚼着那要笑而終于笑不出來的滋味，不禁獨自失笑了。

『說是住居當住都會吧。就是初次的監獄生活，苦痛的也只是一星期啦。也會弔淚，也有着像關在鐵網中的鴿子氣分啦。但是過了一星期，就是別莊滋味啦。——別擔心喲。』

從這一道的先輩常常聽到的話，竟是真的。隨着日子的經過，獄內生活的情形漸漸的明白了。一按着「報知木」，帶着劍的雜役就會跑來，到了規定時間三餐的食物就會送來……很尋常的現代的Hotel哩。